



抱朴子自叙

張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天氏
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爲列國因以爲姓焉洪曩祖爲
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耻事國賊棄官而歸與東郡太守
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爲莽所敗遇赦免禍遂稱疾自絕
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徙君於瑯琊君之子浦慮
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踐祚以廬爲車騎又遷驃騎
大將軍封下邳僮縣侯食邑五千戶開國初侯之弟文隨
侯征討屢有大捷侯比上書文爲訟功而官以文私從兄
行無軍名遂不爲論侯曰弟與我同冒矢石瘡痍周身傷
矢石眼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文乃自表

乞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欽成君高義。改符聽焉。文辭不獲已受爵。即弟爲驃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墓北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給如二君焉。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騎曰。此更煩役國人。何以爲讓。乃託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娛。又累使奉迎驃騎。驃騎終不還。又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冀驃騎之反。至于累世無居之者。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史才。仕吳歷宰海鹽。臨安山陰三縣。入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尚書。太子少傅。中書大鴻臚。侍中。光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孝友聞。行爲士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仕吳五官

郎中。王。建城南昌二縣令。中書郎。廷尉。平中護軍。拜會稽太守。永辭而晉軍噴流。西境不守。博簡秉文經武之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爲五郡。赴警大都督。給親兵五千。總統社軍。戍過壇場。天之所懷。人不能支。故主飲若九有。同賈君以故宮。赴除。郎中。稍遷至太中大夫。歷位大中。允濟令縣戶二萬。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下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賄不入于門。紙筆之用。皆出私財。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發詔。見用爲吳王。郎中。令正色弼違。進可替不舉。善彈枉軍國。肅清。是邵陵太守。卒於官。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爲二親所嬌。饒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有三。而慈父見背。風

失庭訓。饑寒困。卒躬執耜。稽承星履。草密勿疇。襲又累。連
兵火。先人典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讀。乃負笈。徒步行。借
又幸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
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
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人歎能讀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
語詩易。貧乏無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
所不通。但貪廣覽。於衆書。乃無不暗誦。精持曾所披。涉自
正經諸文。百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既性悶善志。
又少文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感而著述。時猶得
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爲傳授之師。其河雒圖緯。一
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及筭術。九宮三基。太一飛

符之屬。了不從焉。由其苦人。而少氣味也。晚學風角。望氣
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亦計此輩
率是爲人。用之事。同出身情。無急以此自勞。役不如省子
書之有益。遂又廢焉。案別錄藝文志。衆有萬三千二百九
十九卷。而魏代以來。羣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前所未見
之多也。江表書籍。通同不具。昔故詣京師。索奇異。而正值
大亂。半道而還。每具嘆恨。今齒近不惑。素志衰頽。但念損
之又損。爲乎無爲。偶耕數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於是
日沮矣。洪之爲人也。而駭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
辨。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繼綫。而或不取焉。俗之服用。
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身促而脩袖。或長裾曳地。

或短不蔽脚。洪期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爲抱朴之士。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洪稟性尪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不好，又患弊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遂無筆閑居，守靜華門，而無趨所之從。至於權豪之徒，雖在密跡，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戶，不能憂也。貧無僮僕，籬落頽決，荆棘叢於庭宇，蓬莠塞乎階雷。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爲意遠，忽近而不怒。其乏役也，不曉謁以故，初不脩見官長。至於吊大喪，省困疾，乃心欲自勉，強令無不必至，而居疾少捷，恒復不周。每見譏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意苟然，餘而病使心

違顧不媿已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朴，非以養高也。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闡至之密，洪以爲知人，甚未易上聖之所難。浮雜之交，口合神无，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絕之，且必須清澄詳悉，乃處意焉。又爲此見憎者，甚衆而不改也。馳逐苟達，側立勢門者，又共疾洪之異於己，而見疵毀，謂洪爲傲物，輕俗而洪之爲人，信心而行，毀譽皆之於不聞。至患近人或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亦爲儒者之末，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有所辯議，每舉綱領，若值惜短難解，心家但粗說意之與向，便足以發寤而已。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得自還也。彼靜心

者存詳而思之則多自覺而得之者焉。度不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性深不好干煩官長。自少及長。曾救知己之抑者。數人不得有言於在位者。然其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親至者。在事秉勢。與洪無惜者。終不以片言半字少累之也。至於糧用窮匱。急合湯藥。則換求朋類。或見濟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之。不令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馬洪所食。有旬日之儲。則分以濟人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已也。不爲皎皎之細行。不治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謂良守善者。用時或齋酒餽候。洪雖非傳匹。亦不拒也。後有以谷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

文雲。不食於昆弟。華生治潔於昵客。蓋邀名之僞行。非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姦利。持鄉論者。則賣選舉。以取謝。有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罪人之賂。或在有理之家。或爲遁逃之藪。而饗亡命之人。或擁使民丁。妨以公役。或強收錢物。以求貴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之業。恹恹官府之間。以窺掎。尅之益。內以誇妻妾。外以釣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焉。由是俗人憎洪疾已。自然疏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賓。庭可設雀羅。而几筵積塵焉。洪自有識。逮以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也。雖僕豎有其所短。所羞之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評人

物之優劣不喜訶謔人交之好惡或爲尊長所逼問辭不獲已其論人也則獨舉彼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疵累故無毀譽之怨貴人時或問宦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深能者洪指說其快事其貪暴鬪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見譏責以顧護太多不能明辯臧否使皂白區分而洪終不敢改也每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方倫匹未必當允而褒貶與奪或失准格見譽者自謂已分未必信德也見侵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讎洪爲成遂不復言及士人矣雖門宗子弟其稱兩皆以付邦族不爲輕乎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答曰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

人及同時令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爲匹也况非我安可爲取評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前登不遠可以得師矣且入之未易知也雖父兄不比盡子弟也同乎我者遠是乎異於我者遠非乎或有始無卒唐克公曰仲尼季札皆有不全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嗟嗟管見焚燭之明而輕人評物是皆賣彼上聖大賢乎昔太空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地柯鎮業靡達正黨逆義軍大都督遂洪爲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旣系梓恐虜禍添憂大古人有急燕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

募合數百人與諸軍旅進曾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帛山積珍玩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數連檐洪獨約令所領不得妄離行陣士有撫得衆者洪卽斬之以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蕩諸軍諸軍悉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致驚亂死傷狼籍殆欲不羣獨洪軍整齊鼓張無所損傷以救諸軍之大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多獲甲首而獻捷幕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給布百疋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士及施知故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饗將吏于時竊擅一日之美談焉事平洪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聊城之金

包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遇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塞會有故人譙國嵇居道見用爲廣州刺史乃表請洪爲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電勉就焉見遣先行催兵而居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頗爲節將見邀用皆不就永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可頓合其間屑屑亦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旣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兢戰不可勝言不足爲也且自度性篤嫻而才至短以爲類而御短才雖翕有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辦大致名位而免患累況不能乎未若脩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

人馬將登名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不絕棄。世務則曷緣脩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亦不得借問。而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經貴世之城。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出。而見造之實。意不能幸。若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曰。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誠欲以遠。遠謹。謹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嵩岳。以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內外篇。幸已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將來云爾。洪年十五。六時所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至于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稱意。天才未必為增也。直所覽差廣。而覺妍媸之別。於是天有所製。棄十不存一。今除所作子書。但雜尚餘百所。

卷猶未盡。剽益之理。而多慘憤。不遑復料。護之他人。文成手便快意。余才鈍。思遲。實不能示。作文章。每一更字。輒自轉勝。但志懶。又所作多不能數省之耳。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章表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為神仙傳十卷。又撰高士不仕者。為隱逸傳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異。三百一十卷。別有目錄。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攘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洪見魏文

帝典自叙未及彈棊擊劍之事有意於略說所知而實
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不聞焉洪體
純性騫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髻又擲瓦手持不及兒童之
羣未曾聞鷄鶩走狗馬見人傳戲了不目眴或強牽引觀
之殊不入神有若畫墍是以至今不知棊局上有幾道樗
蒲齒名亦念此輩末伎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
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其財至於勝負
未分交爭都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爲樂而實煎悴
喪廉耻之操與爭競之端相取重貨密結怨階昔宋閔公
吳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作
戒百代其鑒明矣每觀戲者熱惠交集手足相及醜詈相

加絕交壞友徃徃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召悔羞不
足爲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洪實未許其賢於
晝寢何者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恨之憂鬪訟之變聖者
猶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近人安得兼脩惟諸戲盡不
如亦一尺之書故因本不喜而不爲蓋此俗人所親焉少
嘗學射但力少不能挽強若顏高之弓耳意爲射旣在六
藝又可以禦寇辟劫及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手
射追騎應絃而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
及單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祕法其功入神
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無前矣晚
又學七尺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是不急之末學

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此已往未之或知洪必有
定志決不出身每覽巢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袁法真
子龍之傳當廢書前席慕其爲人念精治五經著一節子
書今後世知其爲文儒而已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辟皆
不就薦名卿珣王丞相府昔起義兵賊平之後了不脩名
詣府論功主者永無賞報之冀晉王應天順人撥亂反正
結皇綱於垂絕脩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滯賞並無報以
勸來洪隨例就彼庚寅詔書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
百戶竊詔討賊以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
本欲遠慕魯連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逼有大例
同不見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爲善醜虜未夷天下

多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苟潔區區
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息意而恭承認命焉洪既
著自叙之篇或人難曰昔王充年在耳順道窮望絕懼身
名之僭滅故自紀終篇先生以始立之盛值乎有道之運
方將解甲公之東臬登牧生之蒲輪耀藻九五絕聲昆吾
何憾芬芳之不揚而務老生之彼務洪荅曰夫二儀彌遠
而人居若寓以朝菌之耀秀不移晷而殄瘁類春華之暫
榮未改旬而凋墜雖飛颿之經霄激電之乍照未必遠也
夫期頤猶奔星之騰炯黃髮如激箭之過隙況或未明而
殞籜逆秋而零碎者哉故項子有含穗之嘆揚烏有夙折
之哀歷覽遠古逸倫之士或以文藝而龍躍或以武功而

虎踞高勳著於盟府德音被乎管絃形器雖沈鏘於淵壤
美談飄颻而日載故雖千百代猶穆如也余以庸陋沉抑
婆娑用不合時行舛於世發音則響與俗乖抗足則跡與
衆迥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友循塗雖坦而足無騏
驎六虛雖曠而翼非大鵬上不能鷹揚匡國下無頭親垂
名名不寄於良史聲不附乎鐘鼎故因著述之餘而為自
叙之篇雖無補於窮達亦賴將來之有述焉

抱朴子外篇卷上

嘉遁第一

抱朴子曰有懷冰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違悲吐握之良苦
讓膏壤於陸海爰躬耕乎斥鹵秘六奇以括囊合琳琅而
不吐謚清音則莫之或聞掩輝藻則世不得覩膏朝華於
朱門保恬寂乎蓬戶絕軌躅於金張之閭養浩然於幽人
之伴謂榮顯為不幸以玉帛為草土抗靈規於雲表獨違
今古之流屹峻岫之巍峩藉翠蘭之芳苗漱流霞之澄醴
第八石之精英思耿耿焉若居于虹霓之端意飄飄焉若
在子倒景之鄰萬物不能攬其和四海不足泊其神於是
有芝童公子聞之慨然而歎口空谷有頂領之發者孫陽



之耳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貴真之責也。安可令後民全
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乏乎元凱之用哉。乃造而說曰：徒
聞承超諒身不能凌厲九霄，騰跚玄極，攸叙彞倫者，非英
偉也。今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絕跡之
藪，宿藻麗乎鳥獸之群，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琅於重淵，整
伏於盛夏，裁華於當春，雖復下帷覃思，殫毫窮藻，幽贊太
極，闡釋元本，言歡則水梗怡顏，如巧笑語，戚則偶象頰頰
而綉池抑輒，則鴻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
同則肝膈爲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切論則秋霜春肅，
溫辭則冰條吐葩，摧高則峻極頽淪，疎早則淵池差莪，疵
清則倚暗夜光，枚濁則立澄黃河，然不能沾芳惠於庶物，

著弘勳於皇家，名與朝露皆稀，體與蟬蛸並化，忽崇高於
聖人之實志，川壘於大臺之嗟，竊爲先生不取焉。蓋聞大
者天地，其次君臣，先聖憂時思行其道，三月無君皇皇如
也。耻今聖主不與堯舜一致，愆此黎民，不可比屋而封，故
或負昂而龍躍，或扣角以鳳歌，不須蒲輪而後動，不待文
王而後興，濤初飛五，與時消息，進存位往之利，退無濡尾
之累，明哲以保身，宣化以濟俗，使夫承蘭風以頌柯，濯清
波以遺穢者，若鏡景之應朗鑒，方圓之赴規矩，教勳格上
下，惠沾八表，夫有唐所以巍巍重華，所以恭己，西伯所以
三分，姬發所以革命，桓文所以一匡，漢高所以應天，未有
不致群賢爲六，翻託豪傑爲舟楫者也。若令各守其說，耳之

高人執耨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明之盛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網不張矣。故藏器者珍於變通，重時英逸者貴於丘奇。按亂若乃耀靈翳景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龍韜牙於握爪，則搏噬之捷不揚。大河雷聲而不擊，則立斷之勁不顯，驥駉踣趾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並默則子貝與喙者同口，咸賤則離朱與蒙瞽不殊矣。先生繫身而忽大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關機之累，沒無金石之聲，庸人且猶憤邑，何有大雅而無心哉。夫繩舒則木直，正進則邪遁，有真舉則四凶戮，宣尼任則少耶，梟猶震雷駭，則擊鼓堙朝，日出則發燭幽也，不極招魂之病，則無以欣越人之絕伎，不冀多難之世，則無以知

非常之遠量，高拱以觀，弱非勿踐之仁也。懷道以迷國，非作者之務也。若侯中唐殖占日之草，朝陽繁鳴鳳之音，郊時獨角之獸，野攢連理之林，長旌卷而不懸，干戈戰而莫尋，以伯方將告退於成功，孰能相權乎。陸沈哉，深願先生不遠迷復，哉。於是懷冰先生蕭然遐眺，遊氣天衢，精神遊緬，旁若無物，俯而答曰：嗚呼，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為，長神冲漠，不役志於祿利，故害而不能加也。不蹈時於險途，故傾墜不能為患也。養靈不供而佚於方丈，齊編庸民而心歡於有上，寢宜係之舍，閉下木之間，攜莊菜之友，怡陋巷之居，確岳峙而不拔，豈有樂於卷舒乎。以懸廣則獨和，故委世務而不行，時以位禮者憂深，故背勢利而無餘，疑其

貴不以爵也富不以財也侶雲鷗以高逝故不繫於
果以蕃武爲忘誠故不改樂於簞瓢且夫玄黃遐邇而人
主倏忽以過隙之促託罔極之間迅乎猶奔星之暫見飄
于似飛夫之電經聊且優游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
夫焉不程網躡不墮穿相彼鳥獸猶知爲患風塵之徒曾
是未方也若夫要離滅家以効功紀信赴燔以誑楚陳賈
刎頸以證帝仲由捨命而藟醢嬴門伏劍以表心蓋政威
惠而屠菹刑刃絕腹以報燕樊公含悲而投首皆下愚之
狂或豈上智之攸取哉蓋厚祿者責重爵尊者神榮故漆
園垂綸而不顧卿相之貴相成操耜而不屑諸侯之高羊
說安乎虜肆揚朱太其一毛僥求之徒昧乎可欲集不擇

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禍受任不計不韋之敗論
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言尤悔則諱覆餗而不記何河龍
之睡而撥明珠居量表之籠而冥無患眈漏刻之安藏必
至之危無朝菌之榮空大椿之壽似蹈薄冰以待夏日登
朽枝而須臾風凋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
充飢斟鴆酒以止渴也昔箕子觀象著而流泣尼父聞偶
葬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闇夫蹈機不
覺何前識之至難而利欲之疾篤邪周成賢而信流言公
旦望而走南楚託鴟鴞以告悲賴金縢以僅免况能害之
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無時而斲之德不以激烈風而
起釁不事不以載珪塵而積多才嗟泣靡及宜其然也夫

漸漬之又別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韋析塵羽之積
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故江充疏賤非新於
元儲後母殺繼非害於伯奇而極梗之誣滅父子之恩袖
斧之誣破天性之愛又況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伍員所以
懷忠而漂尸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刎頸也蓋徹鑿所爲
寒心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於推短才以覆雷同仗獨是以
彈衆非然不覩金雖克木而雖鑽不可以伐郤林水雖勝
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
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並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甚
有也畏元悔而貪榮之慾不減忌毀辱而爭肆之情不
亦猶惡濕而跡深淵憎影而不就陰穿舟而息漏狂舉

止沸者也夫七尺之骸稟之以所生不可受全而歸殘也
方寸之心制之在我不可放之於流道也躬耕以食之穿
井以飲之短褐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娛之呼吸以
延之道造竹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斯亦足矣且夫道存
則尊德盛則貴隋珠彈雀智者不爲何必須權而顯俟祿
而飽哉且夫安貧者以無財爲富甘卑者以不任爲榮故
幼安浮海而證神胡子甘心於退耕逢比有令德之罪信
布而功大之刑一枝足以戢鸞羽何煩乎豐林潢滂足以
反龍鱗豈事乎滄海蕪藿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醪醑醪醑
美於赤舄組袍麗於袞服把檀安於杖鉞鳴條樂乎絲竹
茅茨艷於丹楹采椽珍於刻桶登嵩峯爲臺嶺虎巖香爲

事屋積篇章為教度實玄設為金玉棄細人之迎戀捐庸
隸之所欲遊九畢以含歡遣智惠以絕俗同屈尺蠖藏光
守樸表拙示訥知止常足然後咀嚼芝芳風飛雲浮晞景
九陽附冀高遊仰棲梧桐俯集玄洲執輿銜轡而伏歷同
被繡於犧牛哉赴勢公子曰夫入而不出者謂之耽寵忘
退往而不反者謂之不仕無義故達者以身非我有在乎
所值心願語無所必固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東帛之集
庭燎一舉則君子道長在天利見若運涉陽九競勝之時
則不出戶庭括囊勿用龍起鳳戢隨時之宜古人所以或
避危亂而不肯入或色斯舉而不終日者慮巫山之失火
恐芝之并焚耳方今聖皇御運世夷道泰仁及蒼生惠

即氣

風遐邁威繡鬼方澤沾九菑儀坤德以厚載擬乾亨以高
蓋神化則雲行雨施玄澤則煙燭汪濊四門穆穆以傳延
主思英逸以俾乂此乃千載所希值剖判之一會而先生
慕嘉適之偏枯不覺狷華之患害也務乎單豹之養內未
覩暴虎之犯外也是聞涉水之或溺則謂乘舟者皆取以
商臣之凶逆則謂繼體無數也懷冰先生曰聖化之盛誠
如高論出處之事人各有懷故堯舜在上而箕穎有巢棲
之客夏后御世而窮蕞有握耒之賢豈有慮於此險哉蓋
各附於所安也是以高尚其志不仕王侯存夫交象匹夫
所執延州守節聖人許焉僕所以逍遙於丘園歛迹乎草
澤者誠以才非政事器乏治民而多士雲起髦彥鱗萃文

武盛朝庶事既康故不欲復舉熠燿以厲日月之間、附麗
既於洪鍾之側、貢輕扇於堅冰之節、銜棗鑪于隆暑之月、
必見捐於無用、速非時之巨噓、若撫經著述、可以全真、成
名有補、才化若強所不堪、則將顛沛、惟魯同悔小豚、故居
其所長、以全其所短耳、雖無立朝之黜、即戎之榮、然切嗟
後生弘道養正、殊塗一致、非捐之民也、劣者全其一介、何
及於許由、聖世怨而容之、同曠於有唐、不亦可乎、是勢公
子勃然自失、肅爾改容曰、先生立言助教、文討姦違、標退
靜以抑躁競之俗、興儒教以救微言之絕、非有出者、誰叙
彛倫、非有隱者、誰誨童蒙、普天率土、莫匪臣民、亦何必垂
纓執笏者為是、而樂飢餓、衡門者可非乎、失群、迷乎雲夢、者

必須指南、以知道、並乎滄海者、必作長極、以得返、今則嘉
訓乃覺其蔽、請負衣冠、策駕希驥、沈愛與進、不嫌擇焉、

逸民第一

抱朴子曰、余昔游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馬、仕
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總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
生遊相成之、遐武混群、伍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
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遁逃也、君子思
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無乃去張毅之內熱、就單豹之外
害、畏盈抗慮、忘亂群之近憂、避牛跡之涉、峻而墮、百仞之
不測、遠濡足之泥、溼、投鑪冶而不覺乎、逸民荅曰、夫銳志
於離鼠者、不識鸞虞之用心、盛務於庭柱者、安知鴛鴦之

遠指猶焦螟之笑雲鵬朝菌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鼈騰蛇之嗤應龍也子誠喜懼於勸沮焉識玄曠之高韻或吾幸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乎仕人曰昔狂狷華士義不事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沈遁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用兵短於爲國不能儀玄黃以覆馘擬海嶽以博納褒賢貴德樂育人亦而其於刑殺不修仁義故其劫殺之禍萌於始封周公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而呂尚無烹鮮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害高尚之士可謂賴甲冑以完刃又兼之浮詠以射走之儀又望求之於准的者也夫傾庶鳥之巢則靈鳳不集鹿魚鼈之池則神虬遷逝刺几獸之胎則麒麟不峙

其郊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戢其境呂尚創業垂統以示後人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俊民以資他國遂聖能以遺讎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駿足載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乎子謂呂尚何如周公乎仕人曰不能審也逸民曰夫周公大聖以貴下賤吐哺握髮懼於失人從白屋之上七十人布衣之徒親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者十有二人皆逼以在朝也設令呂尚居周公之地則此等皆成市朝之暴尸而溝瀆之腐骨矣唐堯非不能致詩由巢父也虞舜非不能賣善卷石戶也夏禹非不能逼柏成子高也成湯非不能錄下隨務光也魏文非不能屈于木也晉平非不能更期唐也然復而肆之貴而重之豈

六君之劣弱也。誠以百行殊尚，默默難齊，慕尊賢之美，稱
耻賊善之醜，迹取之不足以增威，放之未憂於官曠。從其
志則可以闡弘風化，熙隆退讓，厲苟進之貪夫，感輕薄之
冒昧。雖器不益於旦夕之用，才不周於立朝之後，不亦愈
於脅肩低眉，諂媚權右，提贊懷貨，齊征同塵，爭津競濟，市
買名品，棄德行學問之本，赴雷同比周之末也。彼六君尚
不肯苦言以侵隱士，寧肯加之鋒刃乎。聖賢誠可師者，呂
尚居然謬矣。漢高帝雖細行多闕，不涉典藝，然其弘曠恢
廓，善恕多容，不繫近累，蓋豁如也。雖飢渴四皓而不逼也。
及太子卑辭致之，以爲羽翼，便敬德矯情，惜其大者，發黃
鵠之悲歌，杜絕妾之覬覦，其珍賢貴隱如此之至也。宜其

以布衣而君四海，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且夫呂尚之微
狷華者，在於忍其沮衆也。然俗之所患者，病乎驟於進趨，
不務行業耳。不苦於安貧樂賤者之太多也。假令隱士往
往屬目，至於情掛勢利，志無止足者，終莫能割此常愁而
慕彼退進者也。開闢已降，非少人也。而忘富遺貴之士，猶
不能居萬分之一。仲尼親受業於老子，而不能脩其無爲。
子貢與原憲同門，而不能模其清苦。四凶與巢由同時，王
莽與二龔共世，而不能效也。凡民雖復咎督之危辱之使
追狷華，猶必不肯。乃當憂其壞俗，邪呂尚思不及此。以軍
法治平世，枉害賢人，酷誤已甚矣。賴其功大不便，以至顛
沛耳。且呂尚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窮賤，凡人勿之老

婦逐之賣傭不售屠釣無獲曾無一人慕之其避世也何
獨慮猶華之沮衆邪設今殷紂以尚逃遁收而餓之尚臨
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亦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
心欲用乎孔明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
高世之士辱於汗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
妄矣紛擾日久求競成俗或推貨賄以龍躍或階堂擬以
鳳起風成化習大道漸蕪後生昧然儒訓遂堙將爲立身
非財莫可苟有卓然不群之士不出戶庭潛忘味道誠宜
優訪以興謙退也夫使孫吳荀彧一人之力耳用其計術
則實於萬夫今令大儒爲吏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則能陶
治童蒙開弘禮敬何必服巨象使捕鼠而繡鸞也仕則鍾鼎

錫其聲若乃零淪藪澤空生徒死亦安足貴乎逸民荅曰
子可謂守培塿玩狝立未登閭風而臨雲霓濳澆汀游潢
澆未浮南溟而涉天漢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不
必須乎勛伐也太上無已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群騁迹
以絕軌爲常人所不能爲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爲凡
俗所量恬粹不爲名位所染淳風足以曜百代之穢高操
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纓紫服冕象朝被犧牛之大
纘吞彘必之香餌朝爲張天之炎熱夕成冰冷之委灰夫
斥鷃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玉卣不以曲賀翕海之曠
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鴻鵠登嵩嶽而含怒物各有心安其
所長莫不恭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經世之士悠悠皆是

一日無君皇皇如也。譬猶藍田之積玉，鄧林之多材，良工
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棲魚而沈鳥，或嘉道高麗，先聖所
許，或出或處，各從攸好。蓋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
仁義，操業清高，可謂立德矣。窮覽墳索，著述繁然，可謂立
言矣。夫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成於俗吏。仲尼無攻
伐之勳，不可以為不及於韓白矣。身名並全，謂之為上。隱
居求志，先民嘉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謂不降
辱。夫言不降者，明隱逸之為高也。夫不辱者，知羈紲之為
濇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於印綬，志脩遺
榮，孫卿所尚。道義既備，可輕王公。而世人所畏，唯勢所重。
唯利。盛德身滯，便謂庸人。器小任大，便謂高士。或有乘危

冒煖，設死忘生，棄遺體於萬仞之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間。此

夫輕四海愛脛毛之士，何其緬然邪。仕人曰：潛退之士，得
意山澤，不荷世貴，蕩然縱肆，不為時用。奧祿利誠為天下
無益之物，何如逸民。荅曰：夫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黃不
引犁，尸祝不治庖也。且夫揚大明乎無外，宣姬煦之和氣
者，日也。耀華燈於閑夜，冶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
以經時無日，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江海
之外，彌綸二儀，升為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旱
仞之井。灌田溉園，未若溝渠之沃。校其巨細，孰為曠哉。桀
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此於桀紂，則莫不怒焉。見擬
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故孟子云：禹

稷顏淵易地皆然矣。宰予亦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匹
庶而鈞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問必官
哉。且夫交靈升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世故不棲於
心術，芒芒然寵辱不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染其神
近人之所惑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猶螟翼也。
若然者，豈肯詰屈其支體，俯仰其容儀，挹酌於其所不喜，
脩索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
悅感我身之凌遲，屈龍淵爲錐鑿之用，抑靈叢爲藹藹之
音，推黃鉞以適彭鏹之持，撓華旗以入林祀之下乎。古公
杖策而徇之，越巽入穴以逃之，季札退耕以委之，老萊灌
園以遠之，從其所好，莫與易也。故歸而不雜，斯則富矣。身

不受役斯則貴矣。若夫剖符有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
且夫官高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乘，
可得長寶而無憂焉，濯裘布被，拔葵去織，徒不掩豆，菜者
穉冷，又獲通下邀爲之譏，樹塞反坫，三歸玉食，襁侯之富，
安昌之恭，則有僭上滂濁之累，未若越神典文，吐故納新，
求飽乎耒耜之端，系緼乎杼軸之間，腹仰河而已，滿身集
一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爲埃塵矣。饘粥餬口，布褐緼袍，
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爲尊樂。喻之無物也。夫仕也者，欲
以爲名邪。則脩毫可以洩憤懣，篇章可以寄姓字。何假乎
良史。何煩乎鏡鼎哉。孟子不以矢石爲功，楊雲不以治民
益世求仁而得，不亦可乎。仕人又曰：隱遁之士則爲不臣

亦豈宜居君之地、食君之穀乎、逸民曰、何謂其然乎、昔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由此論之、率土之濱、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陳力以秉庶事、山林者、脩德以厲貪濁、殊塗同歸、俱人臣也、王者無外、天下爲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安得懸虛空、冷阻流霞、而使之不居乎地、不食乎穀哉、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貝、雖不在府庫之中、不給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財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亦猶山水之物也、豈非國有乎、許由不竄於四海之外、四皓不走於八荒之表也、故曰、萬邦黎獻、共維帝臣、干木不荷戈戍境、築壘疆場、而有蕃魏之功、今隱者潔行蓬華之內

以詠先王之道、使民知退讓、儒墨不替、此亦堯舜之所許也、昔夷齊不食周粟、鮑焦死於橋上、彼之硜硜、何足師表哉、昔安帝以玄纁玉帛聘周彦祖、桓帝以玄纁玉帛聘韋休明、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楊仲宣、就拜侍中、不到、魏文帝徵管幼安、不至、又就拜光祿勳、竟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桓帝玄纁玉帛聘徐孺子、就拜太原太守、及東海相、不到、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樊季高、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又賜几杖、侍以師傅之禮、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徵、左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皆不起、昭帝公車徵、韓福到、賜帛五十疋、及羊酒、法高卿再舉孝廉

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舉賢良博士三徵皆不就拒帝以
玄纁玉帛安車駟輪聘韓柏休不到以玄纁玉帛安車駟
輪聘姜伯雅就拜太守大夫健爲太守不起然皆見優重
不加威辟也若此諸帝褒隱逸之士不謬者則呂尚之誅
華士爲凶酷過惡斷可知矣仕人乃悵然自失慨爾永歎
曰始悟超俗之理非庸瑣所見矣

勸學第三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離鍛鑿璞
鍊屯鈍啓導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成仰觀俯
察於是乎在人事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爲國退可以保
己是以聖賢罔莫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日中而

不釋飢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
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能
後善況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福禍
玄奧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其匪和弗美
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則純鈞之勁不託
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
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闕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之閭隘
也披七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
猶願魚而無網馬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
而託馬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
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達鹵鈍者醒悟文梓于雲而

不可名臺榭者未加班輪之結構也天然奕朗而不可謂
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滅否也欲超千里於暮朝必假追
影之足欲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
下堂必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夜神必得之乎明師
故朱絲所以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
則萬物無所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所藏
其情矣况於鬼神乎而况於人事乎泥涅可令齊堅乎金
玉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石獸可教之以戰陳畜牲可習
之以進退泥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之以精誠况乎
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低仰之馴教之功也鷲擊之禽習
之馴也與役凡馬野鷹本實一類此以飾貴彼以質賤運

行漆而勿輟必混流乎滄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均高乎
峻極矣大川滔養則虬螭群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
可以止夢乎丘旦何徒解挂乎困蒙哉昔仲由冠雞帶雉
覆珥鳴蟬杖劍而見接白而舞盛稱南山之勁竹欲任極
強之自然尤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
之哲子張郢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
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賢人悲寓世之倏忽疾泯沒
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悟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
惛念之作狂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鑒逝川之危
志悼過隙之電速割遊惰之不急損人間之末務洗憂貧
之心遣廣願之穢息岐嶺博奕之游戲矯書寢坐睡之懈

聞商
事以
下教
孔子
事

怠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
德修業思效於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
常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
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柱信以受業審子
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
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
方來驗善否於既往料玄黃於掌握既未兆以如成故能
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芳令問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
而戒浩濬訪烏咎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
識墳羊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蛆而說車卓瞻離畢而分
陰陽之候山冬螽而覺閭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一失夫

童謡猶助聖人之耳目豈况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劣
思理有修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夫速悟
時習者騶駟之脚也遲解玩覺者鶉鵲之翼也彼雖尋飛
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邁焉此雖咫尺以進往而不輟
則山澤可越焉羽暗之學其猶茲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
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
自然也若乃絕倫之器盛年有故雖失之於賜谷而收之
於虞淵方知良田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
斯言當矣世道多難儒教淪喪文武之軌將遂凋墜或沈
溺於聲色之中或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
游夏之資而抑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奮庸

之管猶迴遑乎靈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修庶幾推
經求已者謂之陸沈迂闊於是莫不蒙塵觸雨戴霜履冰
懷黃握白提清潔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朝種而暮穫矣
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精義願隱味道居靜確乎建不
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後不揆世以枚迹不隨衆以萍漂
者蓋亦鮮矣汲汲於進趨悒悒於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
達之通塗而守甚難必窮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
於之所爲作悲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
而頽思也夫寒暑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也
冀辟寇畢滌中與在今七耀遵度舊邦惟新振天惠以廣
掃鼓九陽之洪爐運火鈞乎皇極開玄模以軌物陶台庶
類匠成翹秀蕩汰積埃革邪反正戰于以橐弓矢與辟雍
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發金聲振玉音降風雲於潛初旅
東帛乎立園今抱翼之鳳奮翮於清虛頂領之駿騁迹於
千里使天含章抑鬱窮覽冷聞者中公伏生之徒發玄纁
登蒲輪吐結氣陳立素顯其身行其道俾聖世迪唐虞之
高軌馳升平之廣塗玄流沾於九核惠風被乎無外五刑
厝而頌聲作和氣洽而嘉祥生不亦休哉昔秦之二世不
重儒術舍先聖之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唯戮是聞故
惑而不知反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遂墮墜於雲霄
之上而整粉乎不測之下惟尊及卑可無鑒乎

崇教第四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殫心於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觀鮑者忘蒞蕙迷大者不能反夫受繩墨者無枉刻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人飾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淪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百牆之徒比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餬口夜薪火以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誡則世無視內游夏不乏矣亦有飢寒切已藜藿不給膚困風霜口乏糟糠出無從師之資家有暮旦之急釋耒則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闕學業可恕者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赤刀之鑛不經歐冶之門者必

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安樂綺紈之間不知稼穡之艱難日倦於玄黃耳疲乎鄭衛鼻齷乎蘭麝口爽於膏粱冬沓貂狐之緼麗夏績紗縠之翻飄出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繁蔚飾朱翠於檀枕積無已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酒醺醪以沈醉行為會飲之魁坐為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規學士如草芥口筆乏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屈臨疑則生老而懔悴雖救麥之能辯亦奚別乎瞽瞍哉

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大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以知為臣然後可以為君知為子然後可以為父也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所歎觸情縱欲謂之

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憂懼之
勞未嘗經心或未免於襁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纔勝衣
冠而居清顯之位操殺生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
奪利病感於唇吻愛惡無時暫乏毀譽括屬於耳嫌疑象
類似是而非因機會以生無端籍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
變千端萬緒巧笑所不能詳毫墨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
安能見邪正之真偽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
能無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忘危愛子欲教之
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偽選明師以象成之擇良友以
漸染之督之以情覽示之以成敗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
以知此驅之於直道之上歛之乎檢括之中慄乎若跟掛

於萬刃慄然有如乘奔以覆水故能多遠悔吝保其貞言
也昔諸竇蒙道教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
古而安燕刺由面牆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桀
乎伊呂其與勃然辛癸桀乎推崇其亡忽焉朋友師傳尤
宜精簡必取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群見擇者
其經術如仲舒桓榮者強直若龔遂王吉者能朝夕講論
忠孝之至道正色證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開邪矯枉
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末世吳之晚年則不
然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譽有師友之名无捨遺
之實匪唯無益乃反為損故其所講說非道德也其所貢
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聲艷色輕體妙手評歌謳之清濁

理管絃之長短相狗馬之勦驚議遨遊之處所比錯塗之
好惡方雕琢之精麗校彈碁擣蒲之功拙計漁獵相培之
勝負品藻妓妾之妍蚩指掩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
論弓劍之疎密招音合異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月甚
其談宮殿則遠擬瑤臺瓊室近効阿房林光以千門萬戶
為局促以昆明太液為淺陋笑茅茨為不肯以土堦為朴
駭民力竭於功役儲蓄靡於不急起土山以准嵩霍決渠
水以象九河登凌霄之華觀闢雲際之綺窻滛音譟而惑
耳羅袂揮而亂目灑上北里迭奏迭起或號或呼俾畫作
夜流連於羽觴之間沈淪于絃節之側或寔翠翳之青葱
或射勇會於郊坰馳輕足吞嶮峻之上暴條隸於盛日之

下舉火而往乘星而返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
浮文艘於滉漾布密網於綠川垂香餌於漣潭縱權歌於
清淵飛高練以下輕鴻引沈綸以援潛鱗或結罝罟於林
麓之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丹雘於豈草騁逸騎於平
原縱盧猎以噬狡獸飛輕鷁以鷲翔禽勁弩殪狂兇長戟
斃熊虎如此既彌年而不厭歷載而無已矣而又加之以
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思數之密密接執費之嘉賓人間
之務密勿罔極是以雅正稍遠遨逸漸篤其云儒學縉乎
競矣能獨見崇替之理自拔淪溺之中舍敗德之愆塗履
長世之大道者良其鮮矣嗟乎此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
而傾撓泣血者無筭也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望隄防以

杜决溢明褒貶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當年必當
競尚儒術樽節藝文釋老莊之意不急精六經之正道也

君道第五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沈尊卑等威於是
乎著往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
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己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遺私
情以標至公凝宇宙以籠萬殊真偽既明於物外矣而兼
之以自見聽受既聰於接來矣而加之以自聞儀決水以
進善釣絕絃以黜惡招德塞遠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
竭其方繩肆其直斤効其斲器無量表之任才無失授之
用考名責實屢省勤恤樹訓典以示民極審褒貶以彰勸

沮明檢齊以杜滯濫詳杜直以違恠吝其與之也無憂
之幸其奪之也有百氏之辨匠之以六藝軌之以忠信滌
之以慈和齊之以理刑揚仄陋以伸沈抑激清流以澄臧
否使物無詭道事無非分立朝牧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
轂即戎者莫敢憚危顧命悅近以懷遠修文以招攜阜百
姓之財粟聞進德之廣塗杜機偽之繁務則明罰勅法哀
敬折獄淳化治則匿瑕藏疾伍教在寬外惣多士於文武
內建維城之穆屬使親疎相持尾爲身幹枝雖茂而無傷
本之憂流雖盛而無背源之勢石磐岳峙式遏覬覦見三
苗之傾殄則知川源之未可恃也觀翳幽之不守則覺
嶮之不足賴也夫江漢猶存而強楚虜辱劍閣自如而子

陽赤族四岳三塗實不一姓。金城湯池未若人和。守在海外。匪山河也是以。賢君抱懼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象渾穹以遐。燾式坤厚。以廣載。還重光以表微。致遠思乎未兆。資春景以姬煦。軌秋霜以肅物。訓詔以校同異。平衡以銓群言。虛已以盡下情。佳功以勸將來。御之以術。則終始可竭。整之以度。則參差可齊也。崑若颶風之凌霄。而諸下不得以輕重。料焉窈若玄淵之萬仞。則近侍不能以少多。皇焉然則君之流源不窮。而石條之才力畢陳矣。我之涯畔無外。而彼之斤兩可限矣。發誦吐令。則輶若震霆之激響。而不爲邪辯。改其正畫。法創制則炳若七曜。飛天而不以變惡。

曲其情。宏略遠。單則藹若密雲之高結。居貞成務。則確若嵩岱之根地。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巧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偽。不使一體澆於二端。雖能獨斷。必博納乎芻蕘。雖務含弘。必清耳於浸灌。民之飢寒。則哀彼責比。百姓有罪。則謂之在予。嘉祥之臻。則念得神之祐。感逢天之怒。則思桑林之引咎。不吝改絃於宜易之調。不耻反迷於朝過之塗。虎眈以警密。麟跼以接疏。路無擊壤之叟。則羞聞和音之作。民有不粒之匱。則媿臨方丈之膳。處飛閣之概。天則懼役夫之勞瘁。茹黍嘉之旨脆。則憂教授之失時。聆管絃之宴美。則感逸樂之有過。瞻藻麗之采粲。則慮賦歎之慘烈。遵放勳之羸裘。准衛文之犬帛。追有夏之卑。

宮識露臺之不果。鑒章華之召尖。悟阿房之速禍。誥誓則
念依時之失信。耽玩則覺寢妲之惑我。征伐則量力度時。
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遺情任理。不使鷓夷有抱
枉之魂。鑿操形之社伯。惟人立之呼承。廢通則戒晉獻之
巨威。立廢則念劉表之殄祀。蒐畋則樂失獸而得士。識弛
網而悅速。偏愛則慮袖蜂之誘巧。飛鷲之專寵。獨任則悟
惠馬之作威。恭頭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吐哺。孝景之
誅錯。旨甘之進則疏儀狄。容悅姑息則流樂激。除蒸子之
誦。親放麋之仁。鑿白龍以輟輕。脫觀贏以飾無饜。防人羸
之變於六宮之中。止汗血之求於絕域之外。除惡大以過
酒醜之患。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軾怒憲以勸勇。避螳螂

以厲武。聆唐會之讜言。容保中之正。直剔腹背無益之

攬六翩凌虛之用。烹如箒以謚司厚之歲。折莞浩以迪梁

伯之美。放丹姬以弭嬖。嬖之迷。退子璣以杜餘桃之惑。裁

淵中之魚。操利器之柄。勿俾徒薪之煩。以省焦爛之費。鼓

廉耻之陶治。明考試之準的。怒不越然。以加管。善不踰憲

以厚遺。割情於無愛。而有犯者無赦。於善於所憎。而有勞

者不遺。傾下問以納忠。聞逆耳而不諱。廣乞言於誹謗。雖委

抑而不距。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念遠功。使夫曹翻

孟明有修來之効。魏尚張敞立雪耻之績。射鈞之賊。臣著

匡合之弘勳。釋縛之左車。止戈之高策。則鶴臬孔為駕

鸞。邪偽變成忠貞。芳艷秀於斥鹵。夜光起乎泥滓。列於載

胥允功允諧西面遊巡以延師友之才尊事老叟以敦孝
悌之行是以淵壑者仰赴山樓者俯集炳蔚內弼號關外
御政得於上而物傾於下惠發乎邇而澤邁乎遠明哲位
力於攸茲豈庶讓時共藪澤爾乃蠲滋章之法令振太和
之清風滄輪玉帛以抽丘園之俊民元凱畢集以究論道
之損益減牧羊之多人及不酷之至醇張仁讓之闡社
華競之津庭義正之操弘道素之格使附德者若潛萌之
悅甘雨見歸者猶行潦之赴大川黎民安之若綠葉之綴
修柯左衽仰之若衆星之繫北辰是以七政不亂象於玄
極寒溫不謬節而錯集四靈備醜芝華灼粲甘露淋瀝以
香墜嘉穗媿娜而盈箱川既遂於神饋玄厲拘於廣朝百

川無沸騰之異南箕謚偃水之具采物無說時之凋人無嗟
慨之響囹圄虛陳五刑寢厝正朔所不心見神所不暨擅
裘皮服山樓海窠莫不合歡革面威和重譯靈禽貢於彤
庭瑤環獻自兩極員首遽善猶氤氳之頌勁風要荒承指
若響亮之和絕音誠升降之盛致三五之軌躅也故能因
廟祧於罔極繁本夜乎百世矣夫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
上安矣焉不調造久不能起千里之迹民不附唐虞不能
致同天之美焉極則變態生而頌價惟憂矣民困則多難
叛其禍必振矣可不戰戰以待且乎可不慄慄而慮危乎
人主不澄思於治亂不深鑒於亡微雖目分百尋之秋毫
耳精八音之清濁文則琳琅墮於筆端武則鈎銘摧

於指掌、心苞萬篇之誦、口播濤波之辯、猶無補於土崩不
救乎瓦解也。何者不居其大而務其細、備下人之業而闕
元本之端也。誠能事過乎儉、臨深履水、居安不忘乘奔之
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探網頌以整毛目、握道數以御衆
才、韜白畢力以折衝、蕭曹竭能以經國、介一人之心、致其
果毅謀夫、協思進其長筭、則人主雖從空下房之內、道遙
雲閣之端、羽爵腐於甘醪、樂人疲於拚舞、猶可以垂拱而
任賢、高枕以責成、何必居茅茨之狹陋、食薄味之六美、躬
監門之勞役、懷損命之辛熱、然後可以惠流蒼生、道洽海
外哉。昏惑之君則不然、爲其爲政也、或仁而不斷、朱紫混
漫、正者不賞、邪者不罰、或苛猛恠酷、或純威無恩、刑過乎

重、不忍不逮、根露基頽、色猶巢幕、而自比於天日、擬國於
泰山、謂克明俊德者不難、及小心翼翼者未足美也。於是
無罪無辜、濫刑以逞、民不見德、唯戮是聞、官入則以順忘
者爲賢、權才則以近習者爲前、上宰鼎列、委之毋后之族、
專斷顧問、決之阿諛之徒、所揚引則遠九族外親、而不簡
其器幹、所信仗則在於瑣才、曲媚而憎乎方直、所抑退則
從習日而不察之、以情所器進則任美談而不考其績、用
掌要治民之官、御武專征之將、或貪汙以壞所存矣、或營
私以亂朝廷矣、或懦弱以敗庶事矣、或懼怯以失軍利矣、
至於不覺、不忍、熱、不、猶、加、親、委、冀、其、晚、効、苦、小、任、大、遂、及
於禍、良才遠量、無畏之士、或披褐而朝、隱或沈淪於窮、否

傳道括囊展力莫由陵替之災所以多有也又經典規戒
弗聞不覓玩美褻宴是耽是務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苑園
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信悅狗馬而惡善譴責珠玉而
賤智略豐綺紈而約惠澤緩振齊而急聚歛勤政弋而忽
稼穡重氣并而輕民命進優倡而退儒雅厚嬖幸而薄戰
二流聲色而忘庶事先醇遊而後聽斷數苦役而疎犒賜
工造費好不急之器圍聚食肉靡穀之物然則危言不可
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心天吉凶由已湯武豈一哉昔
周文掩未埋之骨而天下稱其仁殷紂剖比干之心而四
海疾其虐望在具瞻毀譽尤速得失之舉不在多也凡譽
重則蠻貊歸懷而不可以虛索也毀積即華夏離心而不

可以言救也是以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爲細惡雖無
近禍而不可不去也若乃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樂
故有憂莫之恤也削其增峻而不覺下墮則上崩故傾頽
莫之扶也於是轡策去於我手神物假而不還力勤財匿
民不堪命衆怨於下天怒於上田成盜全齊於帷幄姬昌取
有二於西鄰陳吳之徒奮劍而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颯
駭雲梯乘於百雉之上皓刃交於象魏之下飛鋒內荐禁
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邈世之大賢擁篲以延巖棲之智
士慕伊呂於蒿岫招孫吳於草莽拜昌言而無所忌嘉筆
而莫問猶大厦旣燔而運水於滄海洪濤凌室而造船於
長洲矣夫巍巍之稱不可驕吝構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

欲修也。上聖兼策載馳，猶懼不逮前而庸主緩步按轡而自以爲過之。或於安而思危，或在險而自逸，或功成治定而匪怠匪荒，或綴旒累卵而不覺不寤，不有辛癸之沒溺，曷用貴欽明之高濟哉！念茲在茲，庶乎庶乎。

臣節第六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群后之翼亮，用臻巍巍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穆，百揆時序，蠻夷無得夏之變，阿閭有鳴鳳之巢也。喻之元首，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璣實若一體之相賴也。君必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臣必量才而受者，故無流放之禍。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之尸素也。違令犯顏，蹇蹇匪獨昔安上之屏翰也。先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匡過弼違者，社稷之體也。必將伏斧鑕而正諫，搃鼎鑊而盡言，忠而見疑，諍而不得者，待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動也匪訓典，弗處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誅無所容，申繩不顧私；明刑而不濫乎所恨，審賞而不加乎附已。不專命以招權，不含滂而談潔；進思盡言以攻謬，退念惟賢而不蔽。夙興夜寐，庶事之不康也。儉躬約志，若策奔於薄水也。納謀貢士，不宣之於口；非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爲操，居已則以羔羊爲節。當危值難，則忘家而不顧命；掌衡執鈐，則平懷而無彼此。儀蕭公之宇宙，羨張陳之書奇。追周全之盡規，准二鮑之直視。蹈嬰弘之

美張陳之書奇，追周全之盡規，准二鮑之直視，蹈嬰弘之

節儉執恬毅之守終甘此離紀炙身之分戒彼韓英失忠
之禍出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勲引過讓以先下專誠祇慄
恒天威之在顏也宵風處竦有如湯鑊之在側也負荷寄
託則以伊周爲師表宣力四方則以言召爲軌儀送往事
君則竭忠貞而不迴博噬千紀則若鷹鷂之勢鳥省蕃扞
壇場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蒞衆撫民則希文翁信臣之
德化夫忘至者無以爲國况懷智以迷上乎義督者滅祀
而無憚况黜辱之敢辭乎故能保勞責以顯親託良哉於
輿歌昆吾彘器能者鐫勲鞏陶后稷亦何人哉

抱朴子曰人臣勲不弘則耻俸祿之虛厚也績不茂則羞
爵命之妄高也履信思順天人攸贊畏盈居謙乃終有慶
舉足則蹈道度抗手則奉繩畢瓊崇雖淹留而悔辱亦必
遠矣若夫損上以附下廢公以營私阿媚曲從以水濟水
君舉雖謬而諂笑贊善數進玩好陷主於惡巧言毀政令
色取悅上蔽人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內
樹背公之黨雖才足飾非言足文過專威若道高擅朝如
董卓木有不身膏劍鋒家靡湯火者也然而愚瞽全正即
邪遠真侶偽親覓傾僂不改其軌無禍之集匪降自天也
抱朴子曰臣喻股肱則手足也履冰執熱不得辭焉是以
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泉樹之則秀百穀生者立焉
死者入焉功多而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審哉斯術信已
之要也

抱朴子曰臣職分則治統廣則多滯非資獲之壯不可以
舉兼人之重非萬夫之特不可總異官之局韓侯所以罪
侵冒之典子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乃才力絕倫文武
兼允入有腹心之高美出有折衝之遠略雖事殷而益舉
兩楯而俱濟舍之則曩倫數委之而無其人者兼之可也
非此器也宜自忖引轅若載重馱不及矣常人貪榮不慮
後患身既傾溺而禍逮君親不亦哀哉人皆辭斧斤所未
開而莫讓攝宮可不堪嗟乎陳李所以作戒於力少而于
房所以高蹈於袍盈也

良規第七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水者必有難爵之禽矣出身而不

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
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是以智者藏其
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為也若乃高巖將寶非細縷所
綴龍門沸騰非翔壤所遏則不苟且於乾沒不投險於僥
倖矣

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昌邑
孫琳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
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霍光幾於及身
家亦尋滅孫琳桑蔭不移者足異所皆笑音未絕而號咷
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爭臣七人無道可救致令
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舊事以飾非內包豺狼之禍心

由於伊霍基斯亂也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夫廢立之事
小順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譎已見敗矣乃退主惡其
可乎此等皆計行事成徐乃受殃者耳若夫陰謀始權而
貪人賣之赤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翼
成驕亂若桀之干辛推哆紂之崇侯惡來厲之黨也改置
忠良不亦易乎除君側之衆惡流凶族於四裔擁兵持璽
直道守法嚴操柯斧正色拱繩明賞必罰有犯無赦官賢
任能推忠是與事無專擅請而後行君有違謬據理正諫
戰戰兢兢不忘恭敬使社稷永安於上己身無患於下功
成不處乞骸告退高選忠能進以自代不亦綽有餘裕乎
何必奪至尊之璽綬危所奉之見主哉夫君天也父也君

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功蓋世者不當廢喪主
者身危此砥戰勝攻取勳勞無二者且猶烏盡而弓棄兔
訖而犬烹况乎廢退其君而欲後主之愛已足矣異夫為
人子而舉其所生指之山谷而取他人養之而云我能為
伯瑜曾參之孝但吾親不中奉事故棄去之雖曰享三牲
昏定晨省豈能見憐信邪霍光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
賜無量皆以計見崇豈斯人之誠心哉夫納棄妻而論前
疇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
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羊以安忍見踈而秦西以過厚
是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為是而伊霍為賢此乃相勸為逆
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

大惡積處於為後患及尚待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
規定策之功計在自利未必為國也取成既重殺牛決口
見廢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
形言無東牟朱虛以致其計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
今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覺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
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強幹
弱枝春秋之義天不可讎入聖者經資父事君民生在三
奉之如一而許廢立之事闕不道之端下凌上替難以訓
矣俗儒沈淪鮑肆困於詭辯方論湯武為食馬肝以彈斯
事者為不知權之為變貴於起善而不犯順不謂反理而
叛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不析之以大道使有此情者加

夫立剡鋒之端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遠危之術
雖策命暫隆弘賞暴集無異于犧牛之被紋繡淵魚之變
莽麥竭者之恣口於雲日之酒飢人之取飽於鬱肉漏脯
也而屬筆者皆共褒之以為美談以不容誅之罪為知變
使人於悒而不慨者也或諫余以此言為傷聖人必見譏
貶余答曰舜禹歷試內外然後受終文祖雖有好傷聖人
者豈能傷哉昔嚴延年廷奏霍光為不道于特上下肅然
無以折也况吾為世之誠無所指斥何慮乎常言哉

時難第八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為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必安
者頃時時之否也夫姦凶之徒妬所不逮擁上抑下惡直

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勝己以紓其誅明
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皂白既不能受用忠益或乃宣泄
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飾巧辭以構象似佞至公以售
私姦今獻長生之術者反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
受危身之禍故曰非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聖
猶未必即受故伊尹干湯至于七十也以智告愚則必不
入故文王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之猶可也若乃李
斯之誅韓非龐涓之刑孫臆上官之毀屈平袁盎之中晁
錯不可勝載也爲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者所
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得者所以百無一遇高勲之臣曠
代而一有陷水之徒委積乎史策悲天特之難遇也如此
其甚哉曰茲以言吾知消瀆呂尚之雋嚴間傳說之屬情
其三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材秉竿擁築老死於庸兒之在
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訾矣

官理第九

抱朴子曰駢駢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百穀
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聲作若乃
臧獲之乘驕驥放羊之臨三仁歎長驅輕驚則轡急轆逼
欲盡規竭忠則禍如發機所以車候於險塗國覆而不振
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
出安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
也臣猶物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若孺背千金而逐狹

宗德書院
蝶越人棄八珍而甘菑屨即患不賞好又病不識惡矣夫
不用其雖珍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聽聖
言而數驚秦孝聞高談而睡寐而欲緝隆平之化牧良能
之勳猶却行以逐駢適楚而首燕也

務正第十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木石以致
極天之峻大厦凌霄群摯之積輪曲轅直無可闕之物
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才周則逐鹿之姦
寢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衛靈所以雖驕恣而不危也
衆力升則萬鈞不足舉也群智用則庶績不足康也談繁
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亂而不亡然劍戟不長於鋒鏃
曠不可以擊斷牛馬不能吠守鷄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
則事無廢功避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責賢第十一

抱朴子曰金輕艘而液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
羨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
虬之天飛者雲霧之階也茲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
立功立事者聖後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怒智士者何
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驎哉夫苞丘園之否滯舉遺漏之幽
人曠盡其才、矚稱其功者君所以待賢者也勳夙夜之在
公竭心力於百揆進善退惡知無不爲者臣所以報知己
也世有隱逸之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

君不可以無臣而致治，是以傳說呂尚不汲汲於聞達者，
道德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
勛必須良佐也。患於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不識
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承家繼體，蔽于宗替，所急
在乎侈靡，至務在乎游宴，敏于政獵，適于醇樂，聞謠聲則
驚聽見，艷色則改視，役聰明止此二事。鑿證人物不以
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知奇士可以安社稷，犀象
珠玉無足而至自萬里之外，定傾之器能行而淪乎四境
之內，二豎之疾既據而募良醫，棟橈之禍已集而思謀夫，
何異乎穴起乃穿井，覺飢而占田哉。夫庸謀猶不可以不
預備，而卒盡具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程